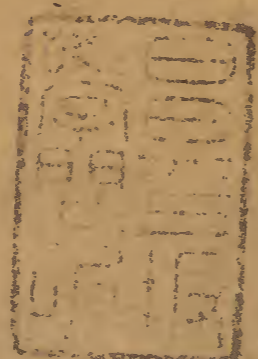


校正菴存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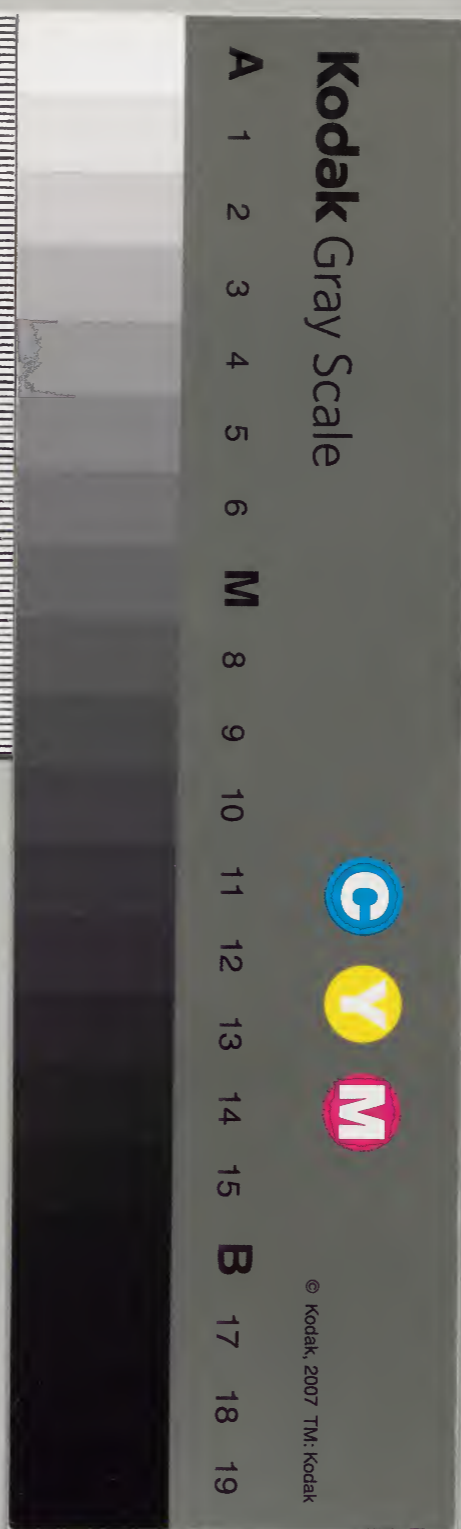


			一〇四	漢書門
		一七	一一	
		八	五	
冊架	函號	類		

三	一	漢
六	四	書
二	一	
一	八	
架	冊	號

二之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11
冊數	8	(2)
函號	316	134





整菴先生有稿卷之二



淺草文庫



弟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王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記 一十六首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名曰大瑞有山
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
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
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蒙屋之為廳為
堂為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倣君

衆

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為房宗
倣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
當為者既得其理則開窓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
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
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為之記嗟
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
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
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
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為

琬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天下後世法者歟。即名樓之意。以推宗做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視世之玩時。惕日者。可同日語邪。坤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做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大創造之費。

則在所可略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蒙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彥。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適。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為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

者可考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及長當唐
虞之際。實為農師。書紀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
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
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
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
深耕易耨。致穰穰之獲。為師稷之實邪。蓋余聞之。善
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
由已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

蓋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隣里鄉
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
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
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
之稷。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今夫人欲之私。
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芾
豐草。反而得克己之義焉。師稷之種黃茂。反而得復
禮之義焉。于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
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已私紛見於事。則夫耕

稽

宜

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間以自考焉

聽松軒記

春
松因風而有聲其為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寒泉之鳴或圓瑩春容如金石之相宣咏歌之竝作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難止遏又如鐵騎百萬

奇

相與交爭於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為狀也多端非善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往往牽於多事則固無暇以聽其有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相通入於耳者雖頓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一而已矣我龍山先生王公嘗以聽松名其游息之軒非有其暇而善聽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小大異狀每變益而是固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事於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將以立乎斯人其於聽

論

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魁入翰林，累官至學士。為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以侍郎佐禮部，以太宰蒞南都。為天子大臣，時則有贊襄寅亮之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曠公簡已。公知而不顧，竟致其事而歸。乃作軒於萬松之間，而一寄其聽於此。自始致仕，至今垂十年，而聽之曾不厭也。公果何取於松也哉？令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憎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發之。顧惟

情

愛

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辱公官，粗知公平生出處大節，請試忖度以言其適也。毋乃霏微清遠之聲入焉，而有助於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毋乃洶湧震盪之聲入焉，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毋乃圓瑩春容之聲入焉，而有憶於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樂，未為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在於憂。然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而大鴻臚得之於面授者，豈徒憂焉嘆焉而已哉？公今壽臻七十，詩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之

春

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壽、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為大鴻臚申視祝也、遂書以為記、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璈、數日間相繼歿、惟一孫曰且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曰且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

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于今二十年矣、於是曰且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平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于然

訓

喪

干

壺

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且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篇其楣曰：節孝。曰：且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壺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

遠典

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傳之教，况乃刑於之化，流自玉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興，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益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連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

章固其分也。矧曰且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卽以育孤完節之歿無他。哭矢於柩前。蓋于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

皎

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為章句。卽孺人所以保抱携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寔旣厥心。施及諸孫。有隆無替。茲其所以為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絕。竟全貞白。以至于今。皎乎冰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為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閑。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

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朝公為之祖，庠生時謹公為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為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既潔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為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　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為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欲為。則姑卽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為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

脉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為賴也。其為感慕，庸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為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辰也。元三子欽、封、欽、楠、欽會。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為上模里。里中著姓，惟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里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為里之鎮，比立多秀峰。其南

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
合為一谿遠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
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道來會遂別為一溪同為
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為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
出於下村之背以合于東谿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
于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
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於馮嶺之江蓋上摸之山川
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若余內兄曾
君民譽則下村之傑也君為故丹稜掌教敬所公李

龍

子早承家學學垂成而得貞疾遂不果出然其為人
闔爽重倫理篤交際過事能斷而務持大體宗族鄉
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廬歲久而敝且隘乃益
而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前堂後寢規
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為重屋仍東向會余起廢復
出過辭外舅西磐翁及君因連觀于新構谿流繞砌
清趣滿堂為之灑然樂而忘退也君遂出酒觴余雅
歌投壺樂飲無算日且暮復學余循東廊轉而入一
小閣閣乃跨溪之半俄明月東出水光益瑩聲益清

返觴
導

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
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別余為君名其堂曰臨清已
而君求得善書者大書以揭於楣間人遂以為君號
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旦夕俛仰風塵間殊
不自慊每憶茲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
數從君遊也茲辱君垂訪問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
善盍為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
所無之觀其氣潤軒窓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
而塵容俗狀奔走弗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

几

雅為尚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展轉相尋其
心未可清也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
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
行夫如是而為茲堂之主時與嘉賓遺老從容觴咏
觀山玩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
安得不為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茲堂者尚以清心
寡欲為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以無負君之貽謀則
亦無負于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連嘗與其弟進暹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國慶覃恩用貤封例錫其父蒙菴先生姓誥命仍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皆朝列大夫母葉氏封宜人命詞有云益增門閥之光安享桑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縉紳大夫遂相與咏訝其事以為先生與宜人壽郎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來屬筆於余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宦學入國朝則有若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

生伯父浙江左布政使燁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浙江僉事從子墀與達同登乙丑進士今同為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來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為御史嘗條陳八事為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斗有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教子姪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絕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式克相承其志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所以增

十

成父

光門閥享樂桑榆信有如命詞所褒者宴息有堂
落城伊始而楣間之扁遂得有所憑藉以定豈非陳
氏一時之盛事也哉惟先生諸又兄作之於前則既
光矣然皆以賢勞卒于其位未嘗有山林一日優游
之樂諸子姪承之于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
及於萬里方憂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
夫樂有未遂固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兼得者觀之
則其為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
以重為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于世也歟

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
子遐不着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所以對揚天子
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承德堂記

堂在書邑鳳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鳳岡之蕭為
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兀若
于丘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
顯者而率以詩書為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
觀于楊文貞公所為其族譜序繫可見矣序中所稱

記

大學生信立是為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
平經衛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
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
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
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為
江浦家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
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為以羣從之繁而舊居之隘
也乃增市傍近地別築室一區以居既成而名其中
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文為記余家於蕭

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聯姻非余記之其誰
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哀不徒然也具
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于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
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
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玄
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已乎皆有
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
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

東

所仰而為之子孫者或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汗下之
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
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
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
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求惟義是由則德性無
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勗
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
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
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八月晦日後三年

庶

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
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惕然有所深思
勉勉焉惟祗承之是務俾前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
于我乎常存事為之美於我乎常新聲以實延有隆
無替斯其可以為明矣斯其可以為仁矣為人子孫
之責斯無負矣苟其行之弗力而徒以為談美用誇
詡于人人人雖羨之亦或疵之曰而祖而父信乎有

是善矣而何為獨不然夫如是與夫弗知弗傳者有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反為之玷乎余姻家鄭君宗堯嘗作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于余君之所以為明且仁者其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瑞里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穀在國朝有中進士舉官省郎者衣纓門第蔚為鄉邑之望吾家既與之垂好而凡出入城府必經其門余蓋嘗屢造焉因以多識其父兄弟觀其重倫理循矩矱惇本而務實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者亦累累有人氣習

叔

之薰漸風聲之流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聞君八世祖紘文嘗以凶年設羹飯於通衢往來饑餓者皆取足而去高祖英可嘗割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里之雲津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倉卒獲所庇焉久之江漲橋毀君之先子廷器復倡率羣從買田造舟以嗣其功仁厚之存有徵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他善蓋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此為先宜乎君之不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內脩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潤

屋之餘尤喜兼濟纓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其世者矣顧茲華扁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孫耳濡日染誠率由其訓法而靡或怠斯堂之著聞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於鄭辱君之愛為多乘間輒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所重也於是乎書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別號也君季弟善化尹本寬與故鄖西學諭徐君廣威及余皆同年領鄉薦余二人者嘗因善化以識君其號蓋學諭所為君標者

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勲翁求余一言以繹其義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上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為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謹辭于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為之言曰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及固一無所見也見其所見而遺其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

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邪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萬古同一川稍有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滔滔者必為之壅遏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橫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雖終日言之不能

越
盡也惟君二難競爽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縝密殆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族祖為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庭為鄉人所信重僉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子益寧晉尹士昭大行入興文光明卓絕今如斯菴善化兄弟可謂無忝噫君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不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菴也將有聞矣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甘心而非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人是故人皆然而已。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然而已。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超然孤騫挺然特立。夫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如石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夷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蓋君性剛而辭厲。奉身約取。

予

予明事孀母。鄒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初。家累衣纓。有聲勢可憑。居如無有。而羅網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己者。與同於己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苟合也。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蓋將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

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將至也君茲壽登六袞年高而
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卽菴
名以為君號君季子邑庠生宏余子壻也與其伯氏
彥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劉居萬安橫街為大族百十年
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
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今光祿少卿咸卓監察御史咸
栗則余幸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密察御之清苦余
每愧于不能齊也而其隱者若君與其從兄述傳又

皆以孤子奮立卓然能為鄉族有無蓋其累世之間
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將君之子
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
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為之記如此以
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為君壽彥能皆克肖宏方讀書
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猷之別號也其嗣子榮進以余
雅知君嘗請文以為記余諾焉而未暇為此謁告家

地
居余甥榮蕃又屢為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一有如君者鮮矣雖倦於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愛於言乎夫潛之為言以退藏靜密為義易著潛龍之象人之所處有然者矣書列沈潛之目人之所性有然者矣傳示潛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承世業之腴無兄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容有他慕其所居之池名為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於外求而自有可樂者潛菴之所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

觀君之為人收斂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于天不謂之沈潛不可事父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割腴田以迫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為曾無難色其又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蘭谿陸汝亨號為嚴明具知閭里人品高下嘗稱之於衆曰若揚顯猷可謂善人已其里族或有爭訟輒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于賢大夫非所謂在家

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為之書。蓋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沈靜者多壽。君今茲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於永遠。雖微余記，夫疇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為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為有本，榮進讀書知律，積勞公府，拜官有日。又將發君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閒齋記

齋以閒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

具

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為累邪。然則妄可不致。夫閒之之功，邪既閒，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其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于霄壤矣。蓋邪之為累如此，不有以閒之可乎。夫閒闡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于內，必嚴以防之，使其無

間可出可欲之物引于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恣其大無忽其小慎于始無懈于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聞之而自無不聞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聞之惟艱也在管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

過之不貳此則閒邪存誠之明驗也然則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閒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克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閒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為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其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

甚

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
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
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
四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為
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
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庖廚在焉西廡之南為庫以
藏祭器其良材堅甃之用梓匠塗墍之工費凡二百

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
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上無以妥祖考之神
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
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為主乃有賢者曰端威君慨
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冠以
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
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
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余忝胡氏甥
壻聞之良喜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

祭禮之論
詳備纖悉
尤協人情

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榮偕
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
幸存于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槩舉
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為難姑以祭禮
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
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
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
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蓋
周及于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略而不專致隆於近代

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
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
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
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于時祭每致謹焉庶幾
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于古亦當無大謬
已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
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
幸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
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

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為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高要陸先生汝為既謝靈壁教事而歸率其族人創
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者也
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來
清塘依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三人子有
子美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而皆之後居
清塘者惟仲氏歷年久而族益蕃府君之墓在大路
里之蛇洲岡其存時嘗籍腴田二百四十餘畝屬諸

從

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掃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
今歲一修墓祭以為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
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益百世賴之祭之其
可不以禮家無祠而墓於祭如禮何私謀于族議以
克合而祠堂乃於是乎建焉寔弘治辛酉冬也堂六
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既成復相與定議歲
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剪荆棘祠后
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
於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贊有位獻酬有度登降

有容補前人之所未及為貽後人之所不敢廢斯祠
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先生欲記其本末以示久遠
以欽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遠致書幣俾其從弟太學
生制來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當
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
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
祠堂乃為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為之倡族人
以順德贊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為可書也詩
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為府君之後胤者尚亦加

日
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夫明賜其感應
流通之妙蓋不出乎自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
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為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
以為記

秦
奉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為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
道之大端孝子慈孫之至情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
制度儀文猶有可考而因陋就簡其來已非一日雖
貴窮卿相有家廟者亦云鮮矣知禮之君子蓋深病

之於是乎祠堂之制起焉其為制也蓋參酌古今之
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則神主有所藏
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並隆仁讓之興未必不
由乎此其有裨于風化豈小哉吾邑故家稱山東王
氏其先世居仁善鄉之鯉湖巷鯉湖則遷自吉水帶
原譜謀可徵也至益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辟
為邑學司訓嘗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
可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
末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相去僅里許迄今年垂

從

三百生齒之蕃衍皆產之豐碩文物之敷貴談者尚
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益廢於
是其族之彥履文履邠履即秉鍛秉衍秉順聚族謀
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闔族數千百指所
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
盡耳眾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
之吉即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為大門表以
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
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

知

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
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君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
可乎履邸秉順俱邑庠生而余如履邸最久茲館授
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所舉合義又
嘉其羣從溫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為
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為王氏之後
人者尚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益圖所以光大之
道斯為孝之至也記成因是以申勸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終

乙卯杜月讀此卷每遇誤處
取原本校正 林銜識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序 一十五首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瓊山岑德充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人而德充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充其贈言也固宜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充游且

琬仕穉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久先生有言德充無弗信也而臨別之贈顧以屬我豈以余言為能新德充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誼師表當時高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充早以美材處戴室誠親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固將駸駸於高大而為爵祿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奚取於余言哉况余雖心厚德充然從游之日淺其深言之歟鄙鈍之質不足以自徵其淺言之歟又非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以為言哉雖然言惟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充平日之所聞之不於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邪歸矣懋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祿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乎師友淵源之懿且有以為之光矣

任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在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輶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為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

短

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為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備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蓋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

能

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
可為君子人已蓋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為有用也濟
時比以其績來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
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
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
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為雖然蓋嘗聞
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官成茲亦濟
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為後日之
資官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來

聞

堅策肥以翱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問以
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
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齊
不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走之吏罔不祇
率厥職以交替其成功感化固繫于躬行抑亦仰恃
朝廷福威予奪之權以為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權
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於慎獨二者

雜

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末治者或者於隱微之地檢
律稍疎以為無足深慮曾不知姦人之陰圖密伺常
患投間以逞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予奪之用
殆不能無所齟齬由是四分五裂弊端百出乃不得
已而甘為一切苟簡姑息之治是以政多龐雜而民
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
也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改
在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戶多至數十
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朝廷不輕以授人亦

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聞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
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
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縝密民懷其惠吏畏其威雖
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名實
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遠於人然則銓曹之所
薦聞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哉今也往蒞吾
邦邦人士女方日後朱轡卓蓋於螺川鷺渚之濱振
久斂之頽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使
善者有所恃而益勤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為厥有悃

瘵一朝脫去而免於呻吟愁嘆之苦不於公有望乎
凡朝紳之吉產者亦皆以是望公於其行也俾欽
順引而伸之以為公贈欽順不敏固知公之優于是
也而復效其愚見者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高明也
哉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為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銜王命懷公牒
以蒞事於浙者往往建牙分司於杭故杭之務視浙
中諸郡為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之

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彌綸稍疎則四而之責交
至蓋其難為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慎
詳敏著名會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京職
者浙藩遂以君應詔詔初下時吾郡士夫嘗相與
物色下僚中求吾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曰試以
觀舉者之得失既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
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
日俟其升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
考其績果最然未遽陟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

固唐虞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蓋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竊以人徇法而抑揚高下漸失其序其流弊至于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挾器能一沉下僚卒無以自振使其英華果銳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奔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今天子勵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權衡人物者方將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

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邪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為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俛焉益懋其所有事道久而益信名久而益彰可以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將假道金陵拜其兄南臺侍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以為得切切惇惇之義乎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

勅鎮瀘序

瀘為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惡獠難安而易動朝
廷於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璽書俾之飭戎兵
明法令以控制其地環瀘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蓋一
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廉重剛介達於人情物理者
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祇若王度以各有寧宇不
然彼將肆無忌憚侵禮而犯義或自相讎賊至紛結
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今年秋前奉璽書者他
徙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為四川按察副使往
蒞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九十餘年精白一心威富

兩訖聲實焯焯著於時會詔舉賢才少司寇屠公
奏曰臣備員卿亞當舉堪任方面者竊惟臣屬雲南
清吏司郎中尹嘉言處繁劇之司而斷無留獄秉固
執之操而積有年勞臣竊以為於任方面無忝及是
命君子莫不以為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寔先進雅不
余弱辱相與忘年蓋嘗語及立身行己之方君曰所
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為余竊謂
其言可以厲鄙大敦偽俗充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
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卿大夫士之同鄉者

屬余言以為贈余聞先王之制詳內而略外聖人之
訓悅近以來遠蓋實德有以及人則風聲自然動物
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戎兵者特為萬一
之備而已其或詳略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法劫
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者也以君老成練
遠奚待余言蓋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令後來之
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兄
宮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惇友于之樂慰契闊之懷必
有遠猷以贊長策區區常譚將無以為覆瓿之用乎

達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
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間有循資序稍入
優品而卒不得為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
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
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
異視其褒揚登進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
進士者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羣衆
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

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為令者
又如此為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
於謹送迎精簿書趨期會而於民之痛痒靡切於身
俗之迷溺無改其舊焉乎其無乃非朝廷所以嚴
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
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為人純實豈象
有愛人之心由已未進士選為揚之江都令吾以江
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
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

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
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
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
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
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為
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
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

兼衆美以為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
宮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為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
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
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
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羣庸寓獨靈於衆壑故
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
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其於耕稼之勞鄙賤之事

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
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
乎其間哉受天命以為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
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
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
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
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為吾役時而窮焉則
美實之在我者固無損敬愛之得於人者亦無間也
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褒衣我冠誦讀詩書操觚染翰

而能為文詞者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夷考其行
 或有農工商所不為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丞
 薄高者至公卿彼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
 家而於此三民者曾靡絲毫之益其不為此三民所
 夷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有負
 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為此懼蓋常悅焉日有孳孳以
 徒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
 交以求輔焉吾邑歐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博而才充
 其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時澤物

從

之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既舉進士擢行人然局於其
 職不得有所施設茲者奉使遼藩水行且萬里見
 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
 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為士之道以附
 贈言之義君方便道過家省侍二親稱壽之暇試以
 余言為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足以知君之取友有
 非善柔便佞者矣

贈僉憲姚君提學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

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上所命提刑
主於推鞠選授之際率以其才提學主於化導非學
有本原行可師法欲其振起羣士以進進於聖賢之
學而收作人之功蓋亦難矣嗟夫庠序之士日呻其
佔畢至於飽經飲史著為文字粗有條理可觀輒悻
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
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弟
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
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

詞藻雖麗而根本固繭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於
天下國家也和天下之大非無豪傑然而待教以興
者恒多方今振起之任賴有賢提學耳夫先其本後
其末賢者之道固然於其本或不究心末雖詳奚益
此余於姚君秀夫之行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世家
信之貴溪余嘗聞其先君子以經術發身累官陝西
提刑僉事至君克世其業以顯而知其學為有原又
嘗聞君治水浙西於水利十得七八在刑部尤以詳
慎著名而知其學為有用舉進士垂二十年官始再

轉歷官凡五考而先廬不益一椽於是又知其行為有恒也以其學行之懿如此其為羣士之表率也固宜故其擢憲僉提學湖廣知者皆曰是必能振起羣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不徒以程試無失為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茲往蒞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矧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為之苟得其道則民之父母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如父母其聲實之美雖高官厚祿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任則不敢不力焉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厲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揚之寶應丞於其素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副也而其言曰位之高下非我

所能為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祇適
我祖以為吾丞重哉其言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
勇於自任者也蓋廷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為清河
令以廉公豈弟協于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
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耆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
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為良吏也後
先生超陞處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
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忘也使廷模一由
先生之道以惠寶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

豈弟而不為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將何
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
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
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
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
乎故因鄉郡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
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為莫逆也既又

因時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
為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為人三
人者時堅最先領鄉書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
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
者余意必得二君真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填乙
榜見廷廣名氏為之惘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
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
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
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余既事寧家二君辱

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
方以失人為愧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
不能不為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
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
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
當終為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
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為廷廣
申誦之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為教者之
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

世為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為所不為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為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博，廷舉於廷廣為從兄，亦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送福建左叅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隙，侵擾西鄙，邊臣失律，遂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百度。張皇威武，命將徂征，屢勅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為經久之計。于時更張廢置，幾務寔繁，每有大政，輒令廷議。吾友劉君子賢，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既發，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所見，乃已。而皆不謬。

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間有不
合亦稱君為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飭內治而嚴外
攘固本於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
在君安可掩哉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即有名
歷左右至都更踐四科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
遷遷福建左叅政叅政秩三品位高而祿厚在省即
郡守極為美遷而人猶有為君不滿者望實浮也然
余以謂今之庶官在內莫要於臺諫在外莫尊於藩
臬要者其機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專行有弘濟

之幾而重於顧忌有專行之勢而樂於因循是皆容
身保位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實者也以君昔者之
居要其所表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居尊將不大
有所建明哉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為解夫朝
廷之法雖密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
苟一惟文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
皆可又奚必窮經學古出自高科者然後為足用哉
君識敏而學博氣充而才贍吾固知其將來所建明
必有異於尋常者矣余於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

於其行也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
或失於諛以規或失於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
知言如君不識以為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奇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
吳公之薦獲事文帝屢有建明為絳灌之屬所抑出
為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高而量
褊官既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
養之以和平克至於壽考安知不卒究其用也吾友

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即負才名既舉進士屬邊
事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略累千百言已而
除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涇王府開遷右長史或
謂君所言事大臣有不樂者故有是除余益不敢信
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鬱鬱之意寅恭朝夕輔
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闊步而矩折
歛逸氣以內充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
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為人亦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
屏所以為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

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
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為賜也亦已厚矣萬一
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哉此相
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茲以職事侍
王即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九十
有一人相與醵餞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即席人賦一
詩以贈而退余為序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
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繾綣之情者亦既
備矣余不佞念才美如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

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說以冠於羣玉之首云

送 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隆固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
長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 太祖
之所經理 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
相同至於體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
是故受社啓封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
爾之風裕為善之樂者豈直一河間東平而已哉於
戲盛矣 王國文武推百左右長史實惟大僚耳目

股肱百責斯萃故其選授之際恒慎而不輕也夫抵
不以應變成務為難而以正身率物為貴夫身正則
左右畢正率眾正以事君君其有不正乎一正其君
厥邦時敘所以為 王室重於此乎在矣於戲是其
選也可不慎哉比 蜀府右長史員缺吏部請于
上以南京國子學錄李君介夫補焉蓋慎選也自洪
武肇封以迄于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
有聞蜀有國且數傳矣令德承承而 先獻王最有
聞於天下以蜀之大 先獻王之賢繫觀聽之日不

淺象賢保大在 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羽翼
以歸之正者非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
以適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
當途以有茲擢夫 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愆
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不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
方相之所宜既厥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又何難
焉余蒞南雍方喜得介夫之助不謂遽舍我而去也
臨別惘然如有所失因其寮友諸君子求言為贈遂
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于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在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猜密。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為犴獍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

任

逃者。亦往往藪焉。蓋不惟羣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彼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夏僻。凡沾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為民病。其能僅足以守。守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勵。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為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

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己。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羣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為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厥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並流賢譽茲固可預占哉。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翁

君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送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兩京刑部並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俱稱繁劇非識之敏才之優為之鮮克以有聲也。余來南京則聞刑部郎中高君肅正名君時薄廣東司凡司之由獄無不立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察友之際故名稱籍甚一時所事大司寇烏程閔公淳梁戴公盱眙陳公

昔

皆時之鉅髦而莫不禮重君且屬以通閱諸司奏牘
奏上無弗允者同官多推服以為不及今年夏以勞
以望爰被推薦擢知九江其同年友鄧君汝中輩喜
其名位方進將益弘厥施也相與徵余文送之苦唐
陸慘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韓愈嘗送以詩
而序其所以詩之意以謂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
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其去也惜之者
至於齎咨涕洟而不能已愚謂昌黎是言直推重陸
君云耳槩以近代官人之法要為未盡夫天下之事

卿

惟宰輔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外此雖尊居鄉佐
猶各局於一職欲咸其澤於天下未可得也而宰輔
之位又豈即官所得而驟躋哉夫登用賢才固不當
屑屑於資格然試功之審者乃所以養其望而服天
下之心而其人更歷既多則於運大濟艱將沛然而
無不利慘果賢士足勝大任一試以及民之功奚不
可哉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蓋亦過矣今高
君之賢視陸君未知孰先孰後然其出知九江僚友
皆為之喜者以君才志得大郡而治之庸羣吏以阜

庶民運訐謨而迪嘉績美實茂著大任攸階則今日
之專固異日之咸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僂之事功
未有書於吏冊其名垂至于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
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冊
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太慰僚友之望也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終

乙卯壯月念四日讀過
照原本糾訛謬

述三氏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醫調律伯宣父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全校
編次

璇仕穉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序 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滿七十馳疏乞致仕留司諸卿大夫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揮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司給驛以還蓋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

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朝廷處公以禮不賢公而若是乎公行有期其寮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張筵以饒而屬欽順以言欽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為同年友比來南雍時進謁辱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敘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高致俾夫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為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為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以全其令名之為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不少也至考

班

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銳志功名以希進取者曾不得與子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士出宰丹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更踐福建廣東浙江三方而在浙最久其為政適寬猛之中聲稱燁然著聞中外浙之士民至于今頌其德美不忘一道福星子駿固不得專美名於宋矣然則公之才豈巧於進取者可例論哉漢黃霸為潁川太守薛宣為御史大夫其功名風采靈動一時之耳目後以為相而少貶焉甚矣全名之難得也公自布政遷卿光祿且

震

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餘裕然享有食名以去而使士夫君子有才不盡用之惜視黃薛所得不既多乎况有令子如吾二和年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矣凡公所能為而未盡遂者其必能祇承懋績以底于盛此尤人所難得者而公豈必身親為之而後謙邪方壯而仕既老而歸尋往躅之釣遊訪平生之耆舊相與從容燕飲為樂以休數十年塵埃執掌之勞竊以為一日之適雖三公不換也公其以欽順為知言哉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內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苟明乎內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汴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豐城楊君方震初舉江西鄉試第一已

而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獲盡讀中祕書文學日益有名尋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勸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為說太抵明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陞光祿少卿凡寺之宿弊佐其長疏剔幾盡其為人動必由禮言簡而時當即之溫溫愈久而愈可親於乎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

慊慊然常若有所不足蓋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微旨若治體所係尤切研究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祿三年當考績北上大光祿胡公合六科諸君子暨凡光祿之屬為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狷隘幸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既不獲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為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為媚其鄉里交游也夫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為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祇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為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邪蓋任大則體宏

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縉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公在南部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聖明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績，其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

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未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累見云。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黜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因不同邪。愚不能無惑也。蓋嘗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內，而莫不有定理，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

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較之私邪。然而理得則事成。事成則功於此乎。在是雖無所期於先。固有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屢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邪。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別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為合內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為異乎。十禽之獲者。歟。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遷春坊諭德。日侍皇太子講讀。且兼經筵講官。才名甚著。俄以便養。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命。

人服

在太常三載。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寔既厥心。雖忤入情。而不恤。曰。我道蓋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暇公之決。而功名之譽歸焉。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雖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方當進當大任。以究厥用。區區儀文之損益。曾足為公譽哉。茲以法當考績。將遂北上。南都卿士。有同翰林之舊者。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睽違之感。乃相與醵餞於玉堂之署。觴酌既屢。復侑以詩。詩以唐人雲間金闕。迥樹杪。玉堂懸之句為韻。賦者五人人得。

二字為詩十首。泉山林公官為吏部尚書。東園鄭公由戶部侍郎進尚書致仕。未行。紫崖馬公官為禮部右侍郎。楓山章公官為國子祭酒。甯菴吳公官為翰林侍讀學士。而適以微恙禁詩者。吏部左侍郎碧川楊公拙不能詩。而以羣公命為之序者。國子司業泰和羅欽順也。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止久速。蓋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而已。然或內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

之可也。無見焉。夫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雖名為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之去。殆有見於止之可也。豈非賢哉。公年未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猶可自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酉出。遂決自止之謀。會其子監察御史鳴鳳以職事入朝。乃草乞休疏。屬之戒令。必上。上則報可。且進應天府丞。以寵其歸。今之自郎官擢府丞者。百無一二。而公以求退。乃沐殊

寵是其退也。未始不為進也。夫進退之道，仕止之宜，豈可一言盡哉！然自公今日觀之，則彼支衰扶疾，含垢蒙耻，因循歲月，以覬夫一資半級之遷，用慊其所大欲，而卒以不慊反貽玷毀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公先世累有聞人，厥祖號雲林，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晚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貽晚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為上海之名家。公為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即為司寇，屬於南都，官三遷，績屢考皆最，蓋將駸駸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

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荐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為之子，英年敏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為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疏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祿雖不絕，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孰少也。是必得如珽、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子者並傳。而公之同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高致盛美，安能使之焜耀於天下後

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其民蓋亦勞矣暨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為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駸駸入於凋瘵物

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于舊以遠覃聖祖之澤近宜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徽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蒞南臺君之為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為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者

少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
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
民之凋瘵未甚而為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
時家給人足內有以用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
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十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
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
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其枝葉之峻茂所以
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
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

十
恐
子

言固無取君無以為飾牆壁之具則幸矣

送明府楊侯赴 召序

吾泰和舊稱忠義邦其民多士雖不為士業亦往往
通章句能操筆記姓名其治生甚勤野無寸土之曠
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
義尚廉耻先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為易
使雖使之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
而不辭况乃遇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為
之父母則其愛戴慕悅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

誠然哉。侯雲南鄧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已意為高下。嚴以行恕。簡以制煩。日惟廂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茲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於有政者。雖蒞若邑。御頑民。猶將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況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為之使。則其見效之難易遲速。亦豈不有間哉。侯茲以政績著聞。榮

膺風憲之。召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為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廂之長曾欽譚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卷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寔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吾以致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得小詩一章。將以為侯餞。未及而欽等至。則復之曰。余有吉矣。固自謂以代與人之頌。今為若等誦之。詩曰。六年江縣屹堅城。贏得窮櫛識太平。文旆忽將秋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橫。已看學道光初服。却喜遷喬即大行。報國寸

言
輿

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略與釋其意云首云
云侯治狀也旆遠惜不畱也山橫著不忘也初服之
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章之說
余曰茲其義係於天下姑置之言已十二人者立需
于門顧余思蹇才疎其何能遽有所作則姑述一時
對答之語以致羣情於吾侯侯其無以為草草時一
展覽將亦不忘吾邦也哉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貳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

才
勝之懼所幸一時殷攷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粗飭條
綱至於士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愧也今年秋大司
成金華章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既出而領
袖諸儒士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不變之勢則凡為之
寮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細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
以贊襄新化夾就羣不用副聖天子惓惓振起儒
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決去母亦
未之思邪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蓋有禮
義有焉過者或矯以蒙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節明

起自辛卯舉人歷教蜀之達邑浙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于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揆之禮決之義而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哉而况使支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為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矣節明有子洛充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稟偉然年富而志甚銳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嘗預菟裘之營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足

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以為之助顧勉留而不得其何能無介于懷而大司成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歉然於其去也於是羣寮合辭請言為贈公謂余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事竟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闕員凡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間奏章連上成一上而即允或再上而後諧蓋上意方嚮用老

或

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慎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都于
今僅二十一人而遷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郎中
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江陳
洪載自兵部郎中守高戶部郎中太和王文瑞守台
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廣之
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之選
而當嚮用老成之日同時受命吾黨與有光焉雖
或逾嶺而南稍為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也於是
吾十有五人者僉為諸君贊喜相與醵金以餞其行

獻酬禮成樂飲無算清言善諠間以箴規希先顧謂
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一梧為
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總兵將
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藩文武大吏若二十郡
以及其所統凡名有職位者不知其幾皆望梧而走
以受三府之約束外之則深谿複峒連山密箐之中
昏獠惡獍在在蟠結畜其狂獠而未敢盡肆者懼梧
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出其封
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茲拜命而往發揮素蘊

以見諸施設獨幾庶事舉封內又為無所負云乎哉
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
隱然足以為一方千數百里軍民之所倚賴茲固有
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為嫌也君在禮部時
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為有奇節今攘鄰地比勢
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邪朝夕三府誠意積
孚時出嘉猷以贊良畫則君功名之美將出古循吏
之上矣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惟不敏是
懼豈其敢忘余乃顧侍者取卷書之為送君之任序

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
不可為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
之中截長補短以為功因高就下以為利日計雖不
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徇時者必將曰時如是
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辨
為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
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

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于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為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為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為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病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病弊為之一清又嘗摧丹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民囊橐其間輸者苦其邀求而司摧者多緣是獲諉弗之察也君首捕寘諸法舟往來者頌焉 先皇帝

末年嘗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贏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羣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為動曰茲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為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况才之為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為

者不然又何貴於才美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
人有言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况積以歲計其為
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
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
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狗時者之足以興哉抑
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
之所宜留心况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隣郡
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為贈既道其民之所欲
而又贅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送助教符先生九載考績序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
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既東
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暴秦
而君師之道胥亡也以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
不幸也更漢歷唐而宋而元上下千有餘年其間有
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無本其為法
粗略而弗周然而師道往往賴之以行是以先王之
道不終墜於地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

命以為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為急務之先。首建國子學於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邊絕徼，莫不有學。其授業也有師，其代耕也有廩，教養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尤詳。蓋凡宮室之經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財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聖心，無不曲盡。復深懲近代之失，以為敗倫傷化，鮮不自懦師悖徒。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為教者有所恃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為。百

餘年來人材風化，可以遠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雖然師道有所恃而立，固為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重乎內，內之重者，其外必輕。吾嘗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符先生，蓋在所取也。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而講說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為得師，而人之如之者，蓋鮮。夫嗟卑厭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已知。君子之所不病。先生自蒲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於茲

知

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久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朝也，妻孥弗移，舍館如故，意若將終身焉。所謂重內而輕外者，非邪？大重內，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為教，亦優於為政也。如建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後已，而先民當道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為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怨也。先生之行，其僚友合詞請余言為贈，余與先生皆出大江之西，而學正郭先生又以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誼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送少叅張君之任湖藩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免於二之。夫天固不外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勝窮。循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為，即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為而為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仕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苟其責任在已，必惓惓焉，惟治安是圖。

以為斯民立命一有敗證固將反躬自責而勉圖後
効其敢諉諸天數謂吾力不能勝乎頃年以來中外
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圃天乎人手所不敢知頗聞
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羣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
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
風鼓盜人事之失殆匪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
君子誰其拯之夫庾張君天衢舉己未進士第出宰
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為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
雅周詳務持大體蓋君子人也茲有湖藩少叅之擢

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當改前車
既覆其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揀弊之方
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于吏宣上德以下於民通融
其有無宣暢其湮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改絃易
轍人事既盡湖湘漢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
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當得
休寧人士所刊去思錄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
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
之今君位進叅藩澤可遠施苟此心不懈異日以豐

嘗

功偉績去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及餞黃門胡君斯靖劉君景瞻謂余素善君宜有言曰亦同鄉諸君子之意也夫言既及之誼不容隱張君宜有合矣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叅鄭君之任序

今布政司即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阜民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是知重民食一邈邈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朝以布政名官加繫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叅政叅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民莫不蒙其咎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當此之時固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風引虺羸之氣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為民牧者

容不盡其心乎。余友鄭君立之夙慧不凡而充之以博學明乎陰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為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三司自守嚴臨事敏差遣舉措動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為福建布政司右叅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尊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主事之封與其配安人偕老無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達也會余起廢復

周

蒞南雍侍御徐君子謙夏官歐陽君相問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曷辭蓋君子雖無所不盡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茂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望厥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著之于篇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為本其身一失則萬事瓦裂雖有絕倫之智高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陝為甚蓋瑾陝產也瑾善盜官爵以啗其鄉人用為腹心股肱耳目受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揚揚自慶以謂天下事無不可為然而智未及謀才未及展一反掌而已俱敗曾其身之無所措尚何功業之云當此之時其凜然自守超然遠迹不為其所污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徵翰林修撰呂君仲本

皆出自關陝者也余去翰林也久呂君之賢蓋得之一二舊寮友間楊君則余嘗往還其寮友周君誨可許君舜咨間為余言之尤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充其志也德由此而立矣况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去為內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五年七膺薦剡乃陞今職蒞山東道于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尤善啓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諸古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

入
中不多得也。及為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遷就。嘗
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
郡屯田，推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寮友，莫不推重以
為能。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其不信夫
今以考績入朝，當公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
之功，皎然有不污之節。隋華陟要其誰曰不宜名位
日隆，其建立當益偉茂者，忠貞之績，昭垂竹帛之名，
以稱為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
周許二君舉臺中故事，來以贈言，見屬余不佞，蓋嘗

聞古人有初節晚節之說，君自茲以往，宜必有光於
其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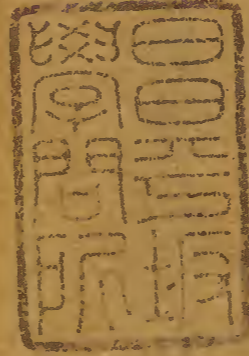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文
凡山水之經遠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
之餘，必有堂焉，急湍之下，必有潭焉。曼衍紆徐，滄泓
淵瀟，蓄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為峰也，
益奇，其為瀾也，往往極天下之友，而莫之能狀。茲理
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以余觀
乎四明豐氏，若今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為峰為

聞
瀾也哉。然而名逸於賢書，官止於宮教，行而弗峙，淳而弗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蓄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為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最為有間在。國朝則自先生尊人，以及先生及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進士，累官河南右布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為雄深。先生有諸中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專矣。由是嗣子熙原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天對，遂取先多士，拜官內翰，再遷春坊諭德，簡蒞院事于南京。其望

日益隆，而文日益盛，泰山之仰，江漢之方，將有不期而自合者。蓋其資稟固異，而增高益深，有得於義方者，又匪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大以先生蓄豐氏經遠之勢，其不信邪？先生好古而惇禮，初為訓導，湖口以奉母夫人之養，棄而歸後，以教授侍。建安王會當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請，輒欣然而至。然所至不肯久留，蓋其高尚如此，其學於經史百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何嘗不以為峰為瀾也。茲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彥監

察御史顧君輩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鄙相
與論金陵形勝良有合因有取於山水以為先生父
子况焉



乙卯桂月廿五日看過
時霖潦直日情况凄然

衡記

